



当代人文
译丛

新大陆 *VS.* NEW WORLD *VS.*
OLD WORLD
旧大陆

陆象淦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人文译丛
○○○○○

新大陆 *VS.* **NEW WORLD** *VS.*
OLD WORLD

陆象淦 / 主编

旧大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大陆 VS. 旧大陆/陆象淦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6. 2

(当代人文译丛)

ISBN 7-80190-902-X

I. 新… II. 陆… III. 史学理论-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6785 号

新大陆 VS. 旧大陆

· 当代人文译丛 ·

主 编 / 陆象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项目经理 / 王 静

责任编辑 / 王 静 陈振藩

责任校对 / 周 显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30 字数 / 384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902-X/B·098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在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中，人文科学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最古老的知识和学问之一。如果把半是神话半是记忆的口头传说，或者非文字的某些符号或图形记载视为人文科学的涂鸦时代，那么可以说人类在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就产生了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初步探索。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态度臧否褒贬，大相径庭，争议不断，大力颂扬者有之，根本否定其存在者也有之。

一般地说，人文科学是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的总和，其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乃是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来研究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就其发展的历史而言，人文科学发端于古代罗马政治家、作家和古典学者西塞罗培养雄辩家的教育纲领。后来，在滥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把人文科学研究当做批判中世纪神学的锐利武器，开创了从信仰到理性的划时代的转变。到19世纪，包括数学在内的古典人文科学教育纲领成为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的基础教育。人文科学从最初界定的古典“三科”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五艺”，发展至今天欧美国家学者通常泛指包括现代与古典语言研究、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法学、艺术史、文艺批

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在内的广阔领域，其内容和范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和扩充，但其训练人的知识技能，弘扬人性和人道精神的基本宗旨却始终如一，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众所周知，今天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当代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的科技革命推动下，革新意识、开放意识、跨学科意识、应用意识、问题意识和全球意识的倡导和确立，已经成为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广泛领域里的主流。科学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越来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人文科学本身的各学科之间，而且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跨学科意识、应用意识和问题意识的不断加强。惟其如此，正如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让·多尔梅松在《战斗在前沿》一文中指出，研究者今天的关注热点正在从以往的“我们知道什么？”转向“我们不知道什么？”他写道：“关于未知的问题，因而是一个近似性问题，一个关于征服的问题，一个关于和睦的问题，一个关于熟悉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边缘的问题。从我们知道的东西中获得对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启迪。这条道路的标志是一连串接连不断的发现，而已有的发现又等待、企求和呼唤有待做出的发现。”^①

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的改变和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在当代信息革命推动下，信息传播的日趋加

^① 让·多尔梅松：《战斗在前沿》，载于《第欧根尼》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期，第4页。

速和同步化，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范围的扩大，世界正在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息息相关的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整体，人文科学领域里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打破，以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考察为特征的全球文明观或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同。从全球视野研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明，包括探索它们的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宗教、民俗及生存状态的著述受到广泛关注，而其中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方兴未艾。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名著《会饮篇》中说得好，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追求真理和渴望智慧。一种是自命为神的人，另一种是无知者。前者之所以不追求真理和渴望智慧，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真理和智慧的化身；后者则因为无知。实质上，两者同出一源，那就是愚昧。柏拉图写道：“其实，使他们如此无可救药的恰恰在于他们尽管不美不善也不聪明，却沾沾自喜，并不渴望他们从未觉得欠缺的美德。”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能凌驾于时代之上，完全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产生的某些先验的模式和观念的影响。但社会的进步，实践的经验 and 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开拓着人们的视野和境界。一些曾经被当做真理的假设被屏弃了，因为新时代的实践证明他们已经过时或者是站不住脚的。新的问题和答案，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观念和学说取而代之，在更高和更深的层次上认识、理解和揭示物质运动和世界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当代人文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再认识和创新，无疑构成这种认识进步和发展的无限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和环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革命的和开放的，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它不仅能够而且善于批判地分析和借鉴当代世界文明的各种先进经验和学术领域里的优秀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实现理论上的创新。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文化、科学技术、人文和艺术不断进步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就指出，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或者后来的启蒙运动，启动了科技革命，造就了近代科学之大成。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随着以基因和遗传工程为标志的生物学革命的推进，一方面人类对于自身的探索 and 认识将有所新的突破和飞跃；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唯科学主义模式试图把人分割于不同的范畴之中，从而使作为历史创造者和认识主体的人渐趋消失，成为在人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层面发生分裂的单向度的人。特别是国际社会围绕人类胚胎克隆和利用基因技术“改造”人性的最新争论，使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生物恐怖主义”并非空穴来风。正因为如此，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大声疾呼，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弘扬人文精神和批判理性，绝不能把人当做“物”或者与自然等同的“他者”。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易经》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强调科学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和融合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包括李政道等海内外著名科学家和两院院士在内的有识之士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离成为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一大顽症，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狭窄，素质不高，虽然不乏优秀的人才和科研成果，但在世界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领域里能称得上大师级的顶尖人物却很少，得到公认的独创性成果也不多。所以必须把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密切交融的大趋势，彻底改变应试教育，扭转只重视可以带来眼前效益的所谓实用知识，轻视基础理论，轻视人文精神和素质教育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在教育理念上实现创新，真正认识到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教育的完美结合是现代教育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能够适应 21 世纪发展所需要人才的希望所在。素质教育离开了人文精神教育，不啻空谈。

CONTENTS

目 录

- 1 论史学理论的类型 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 / 1
- 2 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的历史学家
埃里克·J. 霍布斯鲍姆 / 24
- 3 历史学与历史的大众应用 尼古拉·加莱拉诺 / 38
- 4 回到史料 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 / 57
- 5 时间的形式 亚历山大·乔勒内斯库 / 77
- 6 历史在电影中的再现
——介乎历史性与真实性之间 吉尔·巴托兰斯 / 98
- 7 史学：从道德科学到电脑 科吉斯托夫·波米扬 / 125
- 8 何谓罗马皇帝？
——“帝者，神也” 保尔·韦纳 / 146
- 9 雅利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
瓦尼亚·德·纪拉-科桑诺夫斯基 / 175
- 10 法国大革命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
马克西米利安·吕贝 / 200

- 11 经院经济科学与阿拉伯学者
——“大空白”论质疑 沙赫·M. 格赞法尔 / 226
- 12 1492 ~ 1992 年的新大陆
——一场无休止的争论? 米古埃尔·列昂-波尔蒂拉 / 247
- 13 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形象和描述: 北美对南美的想像
吉尔伯特·拉罗什勒 / 270
- 14 美洲发现的长时段 查尔斯·威林顿 / 291
- 15 美洲与欧洲: 相异性的镜子 埃德加·蒙蒂埃尔 / 314
- 16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认同性与模糊性 卢卡·加蒂 / 326
- 17 希腊人社团中的商业与认同性
——18 和 19 世纪的里窝那 德斯皮娜·弗拉米 / 346
- 18 欧洲史与文化传递 马蒂亚斯·米德尔 / 364
- 19 阴暗时代的语言
——卡内蒂、克莱姆珀雷、本杰雅明 奥利维耶·勒莫 / 376
- 20 从斯温队长到潘乔·比利亚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著作中的农民反抗
米夏埃尔·勒维 / 395
- 21 从书籍到文本
——文献学比较史刍议 克里斯蒂昂·雅各布 / 407
- 22 今日墨西哥史学 路易斯·冈萨雷斯 / 435
- 23 关于后共产主义国家认同性重构的概念研究
万达·德雷斯勒 / 449
- 24 罗马尼亚的历史教育 斯佩兰塔·杜米特鲁·纳兰 / 464

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 (Donald Ostrowski) 16世纪莫斯科公国史、东斯拉夫古代编年史和史学方法论问题专家，现于美国哈佛大学执教斯拉夫历史、文学和斯拉夫研究。《俄罗斯评论》主编。

1

论史学理论的类型

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

历史认识的本质问题和历史学家与历史的关系，这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近两个世纪来的史学著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论战甚至剑拔弩张，每一方都宣称，除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其他任何立场概不能容忍，对于这样凶悍地寸土必争的人来说，要说服他们相信来自其他阵营的对立面也能作出某些理所当然的贡献，那是枉费心机。但是，确切地弄清楚每一方在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对论战的情况稍作澄清，进行这样的尝试也许还是值得的，因为它将使我们有可能接近某种解决方案。

就基本问题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点：(1) 历史的动力；(2) 历史学家与历史的关系；(3) 历史学家个人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

在第一个问题上，横在理论家们之间的分界线把他们划分为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近年来，这种分类方法在东西方历史学家之间尤为明显：苏联的历史学家任意地把西方历史学家称为“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西方历史学家则以蔑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或马克思学派的史学为乐事。^①

例如，哈里特·吉列姆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唯物主义”

^① 论述苏联历史科学的大部分西方著作家都接触到历史编纂学问题。西里尔·E·布莱克的《苏联的历史与政治》(History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Union)一文扼要谈到(接下页注)

一词提出异议，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过于密切”，并建议用“实在主义”一词来取而代之，“作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共同代名词”。^①然而，毫无疑问，吉列姆试图纳入同一个大括号中的这三类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十分深刻的分歧。再者，在那样的借口下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排除在史学行列之外，也颇不妥当。也许，与其说是对唯物主义的真诚拥护，毋宁说是对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的公开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特色。同样，也可以认为，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隔开的鸿沟在于前者首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政治现象的影响，而后者把精神和文化的因素、政治家的意愿对政治现象的影响放在首位。^②这种意见分歧即使有闹翻天的危险，也无碍于两者在其他方面走向弥合。

（接第1页注①）了主要的基础著作。该文是同一作者指导下编写的集体著作《正在改写的俄国历史》（*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纽约，1962）的序论（第3~33页）。关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历史研究发展的更详细的综述，见默尔·芬索德的《历史编纂学与变革》（*Hist Oriography and Change*）一文（收入约翰·基普和莉莲娜·布里斯比主编的《苏联镜子中的当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纽约—伦敦，1964年，第19~42页）以及S. V. 乌特金的文章《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史编纂学》（见同一本论文集，第117~129页）。关于史学理论讨论的某些方面的论述，见阿瑟·P. 门德尔的文章《当前苏联的史学理论《新倾向还是陈词滥调》（*Current Soviet Theory of History; New Trends or Old?*），《美国历史评论》第77卷，1966年，第50~73页；詹姆斯·P. 斯坎伦《从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历史互动论：对于近年来若干发展状况的哲学考察》（*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Interactionism. 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收入塞缪尔·巴隆和南希·希尔主编的《透视俄国过去的窗口》（*Windows on the Russian Past*），哥伦布，1977年，第3~33页。

① 哈里特·吉列姆：《现代史学理论中的实在论与唯心主义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Modern Historiographic Theory*），《历史与理论》杂志第15卷，1976年，第233页，注6。

② 历史研究，不论是唯心主义者或者是唯物主义者，永远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政治——已经被超越的过去的政治上。论述法国革命原因的古典唯心主义模式，同样强调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的思想在政治领域里的反响。这个模式在19世纪被阶级斗争的模式所取代，后者把重点放在阐述已经掌握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雄心上。今天，这两种模式正在让位于较少简单化色彩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威廉·多伊尔：《法国革命起源》（*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牛津，1980年，第7~44页。本着唯心主义历史学家所遵循的路线，罗伯特·达恩顿强调“格拉布街的作家们（讽刺小（接下页注）

如果说卡尔·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之父,那么黑格尔无疑播下了与之敌对的学说的种子:唯心主义历史学家把历史看作某种抽象的观念——自由和进步等等的体现,亦即只有借助历史学家的精神才能领会和理解的东西的体现。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则相反,认为历史的主宰因素是阶级斗争等比较实际的活动。如果说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把重点放在精神活动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则侧重于具体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①

在历史学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理论家们倾向于划分为两个集团:客观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客观主义者承认,历史事实是不依历史学家的观点为转移而自在地存在着的,历史学家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它,但不容掺杂本身的主观臆想。主观主义者则相反,认为历史事实并不存在,是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为转移的。人们经常谈到“实证主义者”,但我宁愿称他们为“客观主义者”。^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实证主义者”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历史学家可以从他们设想事后在现象中发现的有规则的活动频率出发来阐明规律。我同样倾向于用“主观主义者”^③这

(接第2页注②)品作家和打油诗人)的作用,参见R.达恩顿:《“革命前法国”文学的高尚启蒙精神与下层生活》(*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 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过去与现在》杂志第51卷,1971年,第81~115页,后又收入道格拉斯·约翰逊主编的《法国社会与大革命》(*French Society and the Revolution*),剑桥,1976年,第53~87页。本着社会史学家所遵循的路线,罗兰·穆尼埃着重指出,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阶级社会为一种特权阶层社会所取代,参见R·穆尼埃《社会等级制:从1450年迄今》(*Social Hierarchies; 1450 to the Present*),伦敦,1973年,第127~138页。

- ① 关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参见B. A. 哈多克:《史学思想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Thought*),伦敦,1980年,第106~134页;又见奥尔本·G. 威杰里所著《对历史的解释:从孔夫子到汤因比》(*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Confucius to Toynbee*)一书中论述十九世纪以来对待历史的各种唯心主义态度的章节,伦敦,1961年,第178~202页。威杰里把马克思主义归入“自然主义的态度”,同上,第203~230页。
- ② 在其他著作家中间,参见威廉·H. 德雷《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新泽西州恩格耳伍德克利夫斯,1964年,第23~24页。
- ③ 在其他著作家中间,参见莫顿·怀特《历史认识基础》(*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纽约,1965年,第3页。

个名词来代替“相对主义者”，因为它更能够说明历史学家关于历史事件的感受和想法的重要性。^① 一个主观主义者会对我说。根据他们的看法，对世界的一切认识或解释都是主观的，因为这种认识或解释不能离开意识状态而存在。客观主义者则申辩说，既不存在没有客体的意识，也不存在不把客体同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解释。由此可见，正如一方不能否认世界的存在一样，另一方也不能否认认识主体的存在。惟一的分歧在于前者的视线集中在客体的侧面，而后者把注意力转向了主体的侧面。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即历史学家个人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虽然根据观点分类的方法经常被人使用，但事实说明，在用词上存在着某种混乱。J. H. 赫克斯特将历史学家分为两个阵营：他把注重现实的历史学家称为“实在论者”，而把注重过去的历史学家称为“唯心论者”：

后者的历史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在他们看来，不存在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的偏见和我们的观念输入我们的历史构造问题。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有责任设法按照其本来面目理解历史，而不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方式来理解……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判断同另一些人的论断直接发生冲突，因为后者认为一切取决于现在，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印象和他们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来重新编写历史。^②

在赫克斯特看来，观念的准则可以使人们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历史；现实的准则引导历史学家按照现实的需要来解释历史。

① 莫里斯·曼德尔鲍姆在《历史认识问题》（*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书（纽约，1938）中考察了“历史相对主义”，见该书第17~37页；另见前引德雷的著作《历史哲学》，第21~23页。

② J. H. 赫克斯特：《历史学家及其活动时期》（*The Historian and His Day*），政治科学季刊第69卷，1954，第219~220页；后又收入J. H. 赫克斯特的《历史中的重新评价：现代初期欧洲关于历史和科学的新观点》（*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Views on History and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纽约，1961年，第1~13页。

但对于杰克·迈兰来说，恰恰相反，“被归入唯心主义的那些理论，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其中的某一部分能够当之无愧地作为构造主义理论的代表”。这就是说，“历史学家用各种各样的零碎材料来编写或创造过去的某些事件”。迈兰认为，构造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始终是发现理论。发现理论申明：“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揭示同过去的事件、机构、趋势等等有关的新的事实。”^①虽然迈兰没有用“实在主义”这个名词来概括后一类态度，但列昂·戈尔茨坦却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把“实在主义的方法”与“方法论的”方法对立起来。采用第一种方法的历史学家“把历史事实一概看作由具体事件构成的人类实际历史过程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另一种方法的拥护者“以某种方式把关于过去历史的观念同史学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②戈尔茨坦没有用“唯心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种态度，但吉列姆所说的“实在主义”一词却既有戈尔茨坦所指的意义，又有迈兰所解释的“唯心主义”的意义，因此完全推翻了J. H. 赫克斯特的定义：

对于实在主义者来说，事实一旦被确认，“它们就通过本身来说话”。历史事实是“原子式的”——彼此不同并且可以同任何价值观分离……唯心主义者则相反，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依赖于“具体材料的基本粒子集合体”，也不想把事件与对事件的解释分割开……唯心论者和实在论者都经常运用历史“事实”概念，但各自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③

① 杰克·迈兰：《怀疑主义与历史认识》(Spectic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纽约，1965，第3~4页。

② 利昂·J. 戈尔茨坦：《历史认识》(Historical Knowing)，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6年，第67~82页。

③ 见前引吉列姆《现代史学理论中的实在论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第232页。波斯坦嘲笑那些被指责为玩弄“哲学游戏”的历史学家，因为一旦他们幼稚地认为自己拥护某种唯心主义哲学时，就把自己的研究引上了按照最简单的实在论的原则看问题的道路。见迈克尔·波斯坦《历史研究中的事实与论证》(Fact and Relevance in Historical Study)，《历史研究》杂志第13卷，1968年，第411页；后又收入迈克尔·波斯坦《历史研究中的事实与论证》一书，剑桥，1971年，第48~64页。波斯坦对“实在论”的解释与吉列姆相同。

赫克斯特、迈兰、戈尔茨坦和吉列姆用各自的方式阐明了争论的一个侧面，亦即划定了两部分理论家的区别：一部分理论家认为，历史学家进行积极干预，是为了建立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纽带（为了排除任何混淆，我们可以称之为“能动主义者”）；另一部分理论家认为，事实本身借助历史学家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过去的解释来描述自身（我们可以称之为“直观派”）。^① 在两个阵营中，不管是在唯心主义者中间还是在唯物主义者中间，都有能动主义派和直观派。可以认为，这种分界线在现代史专家中间比在较远时代的历史学家中间更加明显，其原因是关于现代的已知事实比较丰富，可以制造出材料比较具体的假想。但是，在所掌握的信息资料多寡与历史学家内心所产生的把握感之间只有十分松弛的相互联系。一旦历史学家进入细节，不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是不是现代，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都力图诉诸于同样的方法，不管研究的是晚近的历史或者较早的历史。^②

因此，可以这样来归纳三个方面的主要对立面：（1）唯物主义—唯心主义；（2）客观主义—主观主义；（3）能动主义—直观主义。^③ 然后通过这三个二项式的六个因素的组合，可以确定代表当代不同历史学派的八种态度：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将主要探讨关于历史认识本质的基本观念（认识论），而不是某个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论）。因为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在史学中，理

① “在认识中发现能动因素”：关于这个论点，参见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收入阿尔弗雷德·维耶尔康特主编的《社会学袖珍词典》（*Hand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斯图加特，1931年，第671~672页；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嘴来说话”。

② 参见伊霍尔·舍甫琴科《史学著作的两个不同品种》（*Two Varieties of Historical Writing*），《历史与理论》杂志第8卷，1969年，第342~345页。

③ 我赞同吉列姆教授的这一观点：“能向我们提供具有全部细节的完整模式的例子的理论家，实属罕见”，吉列姆教授认为，这是事出有因的。归根结底，历史学家无非也是人，他们常常自相矛盾，他们的哲学是东拼西凑的东西（前引吉列姆：《现代史学理论中的实在论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第232~233页）。

论与实践往往也相去甚远。^①因此，我力图阐明每个历史学家论述自己所遵循的理论的方式，而不是他们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状况。

在选择作为不同观点的代表时，必须遵循两个标准：（1）首先作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必须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对史学研究作出过某种贡献；（2）必须被认为是他的研究方法所说明的理论观点的有资格的代表，即使不是首席的和惟一的代表。除了惟一的例外，我一般只在每个学派中选出一个代表，就某些学派而言，我确实觉得难于找到第二个代表，不过，我将此归咎于我的无知，而不是由于这些学派的理论家太少。同样应该指出的是，我所说的唯物主义者，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里再一次表明，我对非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学派的近著的无知，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也许其原因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始终站在同唯心主义历史学家斗争的最前列，而在西方的理论争论中却对此颇有避而不谈的趋势。如果我致力于用每种理论的创始者所使用的语句来介绍各派的看法，无疑会被指责为只提供了每种理论的片言只语。想在篇幅和读者的耐心所许可的范围内介绍尽量多的不同观点，最好还是撇开咬文嚼字的方法，因为读者无疑对下面描述的大部分理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们的看法未必与我的解释吻合。我也不敢说自已读过所引证的那些著作家的全部论著，如果有人能提出证据，说明我失于疏漏或者犯了解释的错误，本人随时

^① 迈克尔·波斯坦着重指出：“大部分历史学家出于他们完全下意识的职业习惯，宁肯不问自己在实践中运用的认识论问题”；见前引《历史研究中的事实与论证》一书，第411页。如果说机械地搬用理论确实使人望而生畏，那么这不等于说可以无所顾忌地忽视认识论。关于忽视认识论所包含的危险问题，参见V. 朗罗瓦和Ch. 塞尼奥博斯《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第5版，巴黎，1897年，第67~69页；哈罗德·N. 李《理论认识与假设》（*Theoretic Knowledge and Hypothesis*），《心理学评论》第57卷，1950年，第31页；戴维·哈克特·费希尔《历史学家的谬误：历史思想逻辑展望》（*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纽约，1970年，第12页。

准备修正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我所提出的看法有时显得比较难懂，那么应该申明，我并非故意或任意歪曲、阉割和曲解任何东西。最后，我深知这种分类不能使厌恶一切分类的那些人士信服。但是，一种分类的功过应根据它是否具有实效来判断。如果它“进展顺利”，那么就可能有某些用处。我将按照年代的顺序，从描述唯心主义理论的演变着手，然后再勾画出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线索。

年代的顺序和分类方面的某些原因要求我们从利奥波德·冯·兰克开始。他在1824年奠定了后来以历史主义的名称闻名于世的学说的基础。^① 兰克的名言一照录史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扼要地概括了对待历史的客观主义态度，亦即认为过去的事件或多或少是可以直接认识的。^② 兰克以这样的方式来说明上述观点：“历史赋

① 关于历史主义，我不能不注意到卡尔·霍伊西的意见：在使用这个词方面是如此混乱，所以任何人也不能不确切说明他所理解的词义而加以滥用，见《历史主义的危机》（*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杜宾根，1932年，第15页。我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卡尔·波佩尔对这个词的任意乱用和恣意胡说，加剧了混乱情况，见卡尔·波佩尔《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伦敦，1957年。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认为，波佩尔关于这个问题的著述虽然流传很广，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实质并无多大损害，因为历史主义一词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确切的涵义。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参见E. H. 卡尔《什么是历史？》（*What is History?*），纽约，1962年，第119页，注8。海顿·怀特认为，波佩尔的著作无非是对史学中的各种机械的和生搬硬套的解释模式的长篇抨击，这也许指出了波佩尔的本旨，参见海顿·怀特《原历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巴尔的摩，1973年，第20页。另见德怀特·E. 李和罗伯特·N. 贝克《“历史主义”的涵义》（*The meaning of “Historicism”*），《美国历史评论》第59卷，1954年，第568~577页；乔治·G. 伊格尔斯：《历史主义》，见菲利普·P. 威纳主编《思想史词典：经过选择的重要思想研究》（*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4卷本及索引，纽约，1973~1974，第2卷，第457~464页。这里，我想援引詹姆斯·菲布尔曼的定义：“这种思想认为，事件史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用不着其他的解释；只要揭示了有关事件的起因，它们的价值就不言自明；一切事物的本质都能从它们的发展史中得到理解。”J. K. 菲布尔曼：《历史主义》，见达戈贝特·D. 鲁内斯主编《哲学词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纽约，1942年，第127页。

② 利奥波德·冯·兰克：《1494年~1514年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史》（*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a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1824，第3版，莱比锡，1885，第7页。